熊寶寶考古學：自然、公民與道德、及性別

■王秀雲

熊寶寶哪裡來的考古學？太扯了吧。

我們熟悉的熊寶寶，既完美又溫馨：不但不會像眞的大熊對人造成可怕的傷害（其實這種威脅大多是人類入侵牠們棲境的後果），而且毛茸茸、軟軟的，最適合做爲小朋友的玩具或睡覺伴侶。

雖然每個熊寶寶可能被小主人擬人化，像眞有生命似的，實際上它還是個無生物，當然不會留下化石留待考古學家發現與研究。熊寶寶及其他的動物玩偶同黨，不管是小蜜蜂、米老鼠、頑皮豹，還是凱蒂貓，幾乎成爲現代童年定義的一部分。很少有人知道，過去在西方國家博物館裡陳列的動物標本，與西方文明的擴張、立國精神（例如美國）、男性氣概的形塑有密切關係。

熊寶寶的國家文化事業要從位於紐約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（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）說起。一般而言，自然史博物館是建立在一種類似愚公移山的精神上：它要維護、保存自然，並複製一種永恆的自然。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動物標本了，它們既不會死亡，也不會腐朽，因此可以被永久地保存下來。在西方歷史中，文明的定義不僅涉及征服自然（自然就是女人，所以是男性科學家「馴悍」的對象）、發掘自然的祕密（「揭開」自然的神祕面紗），也涉及維護、保存自然，甚至重新展現自然。

李男提供

以某個意義來說，流行的可愛動物玩偶都是動物標本的親戚，而熊寶寶當然也不例外。熊寶寶的英文是Teddy Bear，通常譯成「泰迪熊」，而「泰迪」（Teddy）恰好是羅斯福（Theodore Roosevelt, 1858-1919）的暱稱，羅斯福是美國史上相當受景仰的第二十六任總統，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九在任。

在美國自然史博物館中，「泰迪」扮演著父親的角色，他的雕像兩旁還有兩個「野蠻人」，一個代表美國原住民，一個是非洲人。羅斯福這個超大號的「泰迪熊」像是那兩個「野蠻人」的保護者，而這種保護態度又與美國正興旺的國力互相呼應。美國常常以保護者的角色行擴張之實。

早期的博物館大多不是爲教育社會大眾而存在的，特別是十九世紀之前的，例如法國大革命之前的皇家動物園及其他相關機構，以及一些歐洲附屬於大學的研究用博物學館。可是現代博物館的服務對象通常是社會大眾，特別是青少年與兒童。自然界，特別是動物，與每個國家的「下一代」，好像存在著一種奇妙的教化關係，只不過其中的奇妙道理很少有人會傷腦筋去思考，甚至解釋。

自然世界潛藏著危險，但也象徵著純潔與天眞，或許就因爲如此，現代文化中特別把兒童與動物並列，兩者的純眞性同樣需要保護、維持。不同的是，兒童象徵生命的起點，而博物館中用來呈現自然的，都是失去了生命

的標本。除了純潔天真之外，每個兒童（特別是男童）在邁向成人之路，似乎都必須經過自然的洗禮，才能確立自己的地位。而這個洗禮，就牽涉到征服自然、防止死亡腐朽，與證明文明的「責任」。

博物館裡的標本或是雕像是從哪裡來的？當然是自然界。但是自然界是哪裡？絕不是紐約的都市叢林，也不是工廠林立的工業都市，更不是人口密集髒亂污穢的十九世紀倫敦，而是非洲大陸。

李男提供

非洲這塊大陸，無論以人類文明（因爲有許多「野蠻人」居住）、自然資源（因爲有許多珍禽異獸，例如大象及筆者從前寫過的長頸鹿）、甚至疾病（非洲是「白人的墳墓」，因而在歐洲帝國主義擴張初期是「黑暗大陸」）而論，都是一個有待征服的自然。而征服自然是表現男人氣概的最佳手段，這個觀念由來已久，從遙遠野外帶回的戰利品，就是男人氣概的明證了。因此來自非洲的動物及其標本常常夾帶了重大的文化、性別意涵。

二十世紀初期，美國已確立了世界強國的地位，到美國自然史博物館一遊，會發現許多美國歷史上重要的英雄人物到非洲打獵的事蹟，以及他們帶回來的動物標本與照片。以非洲館爲例，有一頭被工業革命所製造出來的英雄（火車）撞死的大象，牠甚至還有名字，叫做Jumbo；還有男獵人與雄性動物搏鬥的場景。

那些展示通常會令人感受文明對於自然的征服、建立在男性氣概上的國家精神，它們所訴求的對象是白人小男孩。標本不會腐朽，也許對某些人而言很不自然，卻是戰勝自然的象徵。實物標本的取得，當然是透過槍枝，而照片則是以照相機遂行的「獵取」。也因此，看到的照片內容通常是獵人擄獲的獵物，很少有呈現獵人本身的，透過這種方式，觀看者彷彿能置身野地，參與打獵。

李男提供

今天我們生活裡的動物，當然不局限於博物館或動物園裡的所謂野生動物。動物以及與動物有關的各種文化產品，早已成爲現代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。除了天真可愛的熊寶寶之外，我們有來自西方且流傳已久的伊索寓言、小紅帽與大野狼，東方文化裡也不乏以動物做爲故事主角的道德教化故事，例如十二生肖、虎姑婆等童話故事。就像熊寶寶一樣，這些故事的功能與「公民與道德」教材有相通之處，就是教導我們該建立什麼樣的社會關係，給予男童女童不同的性別期待與指南。

例如冷戰時期的台灣兒童都會唱「只要我長大」，歌詞裡有這樣的句子：「哥哥爸爸眞偉大…，爲國去打仗，當兵笑哈哈，…家事不用你牽掛…」。這樣的愛國歌曲，用意在及早確立男女兒童與國家之間的性別分工關係，以及一個明確的敵我性別關係，因此男童可以期待一個自己變成「哥哥爸爸」的偉大未來。

做爲性別文化打造的工具，美國自然史博物館是一好例子。至於與人類文明共生而不需征服與被製成標本的米老鼠，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。 □

王秀雲
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